

## 加拿大卑诗省维多利亚节游行 华人盛赞法轮功

【明慧网】2017年5月22日星期一，位于温哥华岛的加拿大卑诗省首府维多利亚市迎来了“维多利亚日”一百五十周年庆典，该市中心主干道格拉斯街两侧挤满了观看游行的观众。多年获邀并多次被评委会评比为前三名的法轮功团体，受到民众的热情欢迎。

法轮功团体的游行队伍包括天国乐团、“真善忍”花车、炼功队、腰鼓队等，长长的队伍行进在街头，受到沿途民众热烈欢迎，其中有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和游客。

来自大陆东北的张先生和妻子、儿女们都来到现场观看。张先生详细询问了法轮功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情况，对大陆法轮功学员的遭遇表示关切。他赞叹法轮功团体的游行队伍，并用手机录制视频，准备传给大陆的亲友们。

来自中国浙江省的韩先生看到游行队伍后，称赞加拿大的自由和美好，并惊叹法轮功学员游行队伍阵容的壮观。

吉奈尔是一位年轻的女士，从中国大陆移民来加拿大多年，曾经观看过几次大温哥华地区的游行活动，她



■ 法轮功学员参加加拿大卑诗省“维多利亚日”一百五十周年庆典游行

表示这次是她感到最兴奋的一次。她惊呼：“哇！当法轮功的队伍过来时，我看到拍照片的人无数啊！我觉得法轮功的队伍是这次游行表演最好的团队！”

中国大陆移民、在温哥华养老院工作的辛迪兴奋地说：“我非常高兴今天来看这个游行，非常美，今天的天气也非常好，我们都非常高兴。看到法轮功整齐的游行队伍感觉非常美，比我想象中的还好。”

家住在维多利亚市的政府职员荷蕾（Hirley）女士说：“每年的这一天我都要来观看这个游行，每年这个游行都是令人兴奋的。法轮功的游行队伍服饰非常美丽，精神面貌和游行表演也非常完美。”

贝尔（Bell）是一位退休警察，他表示，每年的游行都是令人回味和欣喜的事，他很欣赏法轮功团队的表现：“法轮功的游行队伍井然有序、非常壮观！”◇



■ 热情洋溢的腰鼓队，充满中国传统文化气息，给现场观众带来了喜庆与祥和。



■ 精美的莲花花车赢得观众的由衷赞美，人们纷纷拍照留念。



# 一名 IT 科技公司青年总裁的修炼故事

中国人说，缘分是一条无形的线。现年 33 岁、已经拥有一家中型 IT 公司的财务专家锡亚梅克·霍勒米（Siyamak Khorrami）对此深有体会。

出生于伊朗、后移民到墨西哥、再到美国读大学和就业的锡亚梅克，早在 2003 年就从同乡那里听说过法轮功。他当时在圣地亚哥大学（University of San Diego）读金融专业，听说家乡伊朗的主要城市都有法轮功学员；连他的第二故乡、美洲的墨西哥也有很多人修炼法轮功，但是他一直没有炼法轮功。

2009 年，在职场打拼了几年的锡亚梅克成立了自己的 IT 服务公司

Skyriver。

2010 年的一天，他在圣地亚哥市内开车等红灯的时候，赫然发现，在并排停着等红灯的一辆车里竟然坐着当年那位向他介绍法轮功的同乡朋友。这一次和朋友的意外重逢，促使锡亚梅克开始学炼法轮功。

炼功初期，锡亚梅克就能感觉到很强的能量。“大概在修炼一个月后，我突然发现我的视力变好了，不再散光了。”他说。以前，他夜晚开车看不清前面的汽车。炼功后，不仅前面的车能看清，车前面的桥、桥上的公共汽车和公共汽车里面的人都看清楚了。“这太神奇了，简直难以置信！”



■ 美国圣地亚哥 Skyriver 公司总裁锡亚梅克·霍勒米

不仅如此，锡亚梅克还发现，当他把“真、善、忍”的理念融入到公司管理当中时，公司也发生了奇迹般的转变。

“不用去竞争、不用去钻营，你只要做对的事情，只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首先为别人着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好人都围绕在你身边，不论是好员工还是好顾客，都来了。”锡亚梅克说。

公司越办越好，从最初的几人发展到现在的二十多人；销售额也迅速增长到了 200 多万美元。去年春天，锡亚梅克受邀在全球知名的 Vistage 论坛上发言，他向与会的 CEO 们讲述了自己如何用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管理他的公司的。锡亚梅克还定期给他的 1 万多个客户发送电子邮件介绍法轮功，收到了很多积极的反馈。◇



## 曾经的白血病患者真实经历

【明慧网】2005 年我在公司上班，在车间还当了个小头头。丈夫买了一辆小货车干出租，儿子上幼儿园，工作如意，家庭顺心。可是没过几个月我就得了白血病。因在外地打工，大城市消费不起，就回老家治疗。

刚回去的时候我生活还能自理，一位认识的法轮功学员耐心给我讲法轮功无辜受迫害的真相，我心里很排斥，她告诉我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对我有益。我丈夫不相信，还呵斥人家：“医学上都解释不了，念那几个字就好了吗？！”

后来我就水米不进了，在医院还昏迷过去了，我被转到了市内大医院。抢救完以后，医生把家属找去说要有思想准备，说我的情况很不乐观，血小板只剩一万多。

第二天医院下来催款单，入院时交的一万多元已经花光了。医院每隔一天给患者验一次血，主治医师说我的身体没有造血的迹象，让我丈夫拿现金上血库去给我买血，一次就是二千四百元。几天下来，花的钱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在我入院的几天里，丈夫与医生们吵了好几架，心情压抑的他恨不能从我住院的十三楼跳下去，解脱了。一天，他在走廊里抽烟，遇上了一位法轮功学员。他告诉我丈夫，他自己以前是个老药篓子，炼法轮功后十四年没有吃一片药。他的邻居原是白血病患者，修炼法轮功后也是十四年没吃一片药了。丈夫回来说给我听，让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也念。我俩就一起念。

隔一天再验血，我的血小板上升到八万，我的情况稳定了。我相信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起作用了。从那时起，只要有空，我就念这九个字。

第一次化疗出院后，我感觉身体已经恢复了正常，法轮功学员也教我炼功，看书。之后，我再也没有去做过化疗，医嘱每天吃的口服药我一片也没吃。

如今我修炼法轮功已经十二年了，我的身体比二十多岁时还好，我一米六六的个子过去没有过百斤，如今一百四十多斤，认识我的人都说我变漂亮了。◇（文/赵虹）

## 法轮功简介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

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不断提升道德水平。

1998 年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的医学专家对法轮功学员作了五次医学调查，调查人数近 3 万 5 千人。结果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达 98%。

目前，法轮功已传播到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各族裔人民的愛戴和尊敬。



## 屡遭非法劳教 天津市耿冬再被迫害

【明慧网】天津四十三岁的法轮功学员耿冬被西青国保绑架构陷，非法关押在西青区看守所近半年时间。

此前二月十七日上午，耿冬户口所在地的南营门派出所两个警察闯到他岳父家里骚扰恐吓，他们全程录像，拍摄了二十多分钟后离去。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七日，西青分局李七庄派出所警察拦住了正在开车的耿冬，二话不说直奔车上的备用轮胎，在里面翻出了十四个刻着“法轮大法好”等字样的图章。之后，掠夺家中电脑、平板、手机、汽车等价值30多万元物品，且没有提供扣压物品清单。

当月二十一日律师会见耿冬了解情况，两位律师均说：耿冬“没有任何犯罪的事实”。

耿冬，大学毕业，原住在南开区天大新园村，在一家外资企业工作。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因为他修炼较早且年纪又小，就在天津大学一个炼功点上热心为法轮功学员提供炼

功资料等义务服务。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后，耿冬因此就成了邪党迫害的重点。在频繁的绑架骚扰下，耿冬无法正常的工作生活，只得放弃优越的工作远走他乡。

二零零零年，耿冬在云南被跟踪的天津警察绑架回津，后被非法劳教两年，关押在天津双口劳教所迫害，又超期关押半年，二零零三年获释。

获释后，耿冬在珠海找到一份工作。二零零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大年初一），耿冬在珠海富民酒店（富民酒店是非法洗脑场所，耿冬在此拍摄迫害场所照片）外被拱北公安绑架，先被非法关押在珠海第一看守所，后被非法劳教二年半，送进广东省三水劳教所迫害。在两年半非法劳教期满



耿冬

后，又被非法加期半年。

二零零八年奥运前夕，耿冬再次被南开区学府街派出所警察绑架，他家中的个人电脑被抢走。耿冬又被非法劳教一年，先劫持到建新劳教所，后转到天津市双口劳教所三大队。

此时，耿冬的女儿刚刚出生五天，妻子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老母亲因儿子再次被绑架，受到严重打击出现了脑栓塞的症状，失语且不停流口水，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七十多岁的老父亲看着躺在床上的老老小小，不由得老泪纵横。

耿冬的父亲耿锡锬也是法轮功学员。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他多次遭到关押迫害。二零零四年曾被非法关押在天津小西关监狱。耿锡锬在反迫害绝食的时候遭警方摧残性灌食，胃被穿透两个孔儿，送医院抢救。出狱后也是常年被监视，一直处于惊恐之中，加上儿子耿冬三次被非法劳教迫害，给老人带来了很大的伤害，于二零一六年三月含冤离世。◇

## 天津李源勇将被非法庭审

【明慧网】天津北辰区法院于六月二日对北辰区法轮功学员李源勇非法庭审。

二零一七年二月四日上午，李源勇外出一直未归，家人四处寻找不见踪迹，到北辰分局双街派出所询问，派出所人员称不知情。李源勇失踪十五天后，家属接到北辰分局看守所电话，说人在看守所。拘留时间从二月十九日晚七点起，理由是李源勇在儿童医院门口派发法轮功真相材料。可二月四日至二月十九日这十五天李源勇的情况北辰分局及双街派出所没对家属交代。

李源勇曾多次被绑架、劳教迫害，又被非法判刑六年。遭受了坐刑具小板凳、趟镣等酷刑折磨。

刑具小板凳：尺寸约为5×6×13

公分（高、宽、长）。每天罚坐14个小时，坐凳时要上身挺直，小腿与地垂直，双手放在大腿上，不许手指扣膝盖，以增加坐的难度。久坐小凳往臀部肉里钻硌着骨头，直至臀部坐烂流血，流脓。

趟镣：光脚戴二十多斤手铐脚镣，由刑事犯拖着走，沉重的脚镣把双脚的脚踝磨的血肉模糊，几天后伤口化脓。不等结痂，再次趟镣折磨。刑事犯包夹还经常从身后用脚踩法轮功学员的脚镣链，用以增加痛苦。

二零一三年八月三十日上午，李源勇外出时被北辰分局、国保大队、双街派出所绑架，下午五点左右，三个穿警服和多名便衣在李家空无一人的情况下，用钥匙打开李家门，非法抄家，抢夺六万多元现金。



酷刑图片：凳刑

一个月后李源勇被非法批捕。李源勇绝食抗议迫害，才被放出。此后他被迫离开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长达三年多。他的家人被警察无数次的骚扰恐吓。

此次绑架后，北辰公安继续用二零一三年的“材料”构陷李源勇。李源勇的律师两次到北辰区检察院要求阅卷，被拒绝。近日却突然被告知该案于六月二日开庭。◇



【明慧网】新年度假回来后，发现小区附近新开了一个卖蔬菜水果的小摊。很快，我就觉得摆摊的老头很讨厌：叫卖声特别响，简直是在声嘶力竭地卖力吆喝，更让人厌恶的是，他推销自己的菜让人听起来言过其实，即便一根黄瓜，他也能编成顺口溜夸得天花乱坠。

我觉得他没有印象中农民的朴实，整个卖菜的劲头就像挣命似的……因为讨厌这个老头儿，虽然有时觉得他的菜确实新鲜，我也不愿意买他的，而是绕道去较远的超市。

周末刮起了九级大风，家里没有菜吃，只好出门去买。下楼后发现风比在楼上听到的还大，黄沙打的脸生疼。心里想：如果那摆摊的老头在，就买他的。接着就否定自己：这么大的风，估计他不会出摊的——还是去超市吧。

出了小区，透过昏黄的扬沙一望就发现那老头竟然出摊了！但又觉得不对，没有听到叫卖。原来老头正弯腰缩在装蔬菜水果的大篮筐后面，手里弄着破棉被一样的东西。难道他的菜卖完了准备收摊？唉！看来只好顶着大风去超市了。我有些沮丧地继续往前走。

“顶花带刺的鲜黄瓜喽……”老



头的招呼声突然在我耳边响起，熟悉的叫卖仍像以前一样让人感觉夸大其词，但今天听起来竟不像平时那么讨厌了。我走到摊前，第一次仔细看他的货品，发现他的蔬菜水果确实非常新鲜，并且，绿叶蔬菜没有像超市里为增加分量用水洗过——看来，这个“听”起来不那么朴实的老头，还是比较实在的。

买了需要的蔬菜，老头趁机向我推销他的水果。摊上的苹果香蕉之类我都不喜欢，就问：“后面棉被里盖的是啥？西瓜吗？”（我见过别人卖西瓜、草莓之类南方来的反季节水果，用棉被盖上保暖）

老头呵呵一乐：“西瓜？这可比西瓜珍贵。”我好奇起来，问：“那是什么？”

“我的老伴。”老头说着，揭开被子。只见紫红的厚毛线帽子下半张

焦黄、浮肿的脸。老头把被子盖上，细心掖好。

我决定不要老头找钱了一——看样子，他老伴病得很重！

我刚想说话，老头先开口了：“丢在家里，我怕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走的。带出来，看着她咽气……”老头那伶俐的舌头忽然打结了。

“不能想办法治吗？”“晚期了。多卖点菜能给她打上针不疼就算尽心了。这病，是咱穷老百姓生的起的吗？卖了房子，化疗了，头发掉光了还没长出来，又转移了。”老头一边给我找钱，一边说，声音与叫卖时判若两人。

我摆摆手，逃跑了。

我觉得平日里积累起来的许多东西一下子崩塌了！我是那么自以为是，总是用自己“认为对”的一切判断所遇到的人和事——认为自己受过良好的教育、智商高、情商高、见多识广，几乎可以说“世事洞明”，可是，我竟然没有看懂一个卖菜的老人——我只看表象，用自己的观念戴着有色眼镜看人，还自以为多么“高明”，我是多么狭隘！

只看表面，不能换位思考，不肯真正冷静下来用理智去判断，这是多少像我一样自以为处于中上社会阶层者对世事判断的弊端啊！

一个朋友曾说过，他不能理解经常遇到有人对他讲“天灭中共”，希望他尽快退出党、团、队保平安的事。他觉得这些人“图什么呢？又没人给钱，被抓了还要关起来，太傻了。”曾经，我也觉得朋友说的不无道理。可是卖菜老人的事让我反思：是不是应该冷静地了解一下法轮功呢？自以为是不也是一种偏执吗？我们并没有真正了解一个人、一件事之前，只凭借自己的所谓经验、或者一言堂的宣传而下结论，不根据多方面的信息去理智判断，在这信息爆炸的时代，是不是另一种坐井观天呢？

多一份思考，多一份睿智。◇（文/白莲）



## 思考与判断

◆ 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也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伊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成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

◆ 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

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

◆ 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怪事，迫害之前从未有过，为何迫害后这类坏事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为何在国外炼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未出现类似怪事呢？